

■域外传真 2016凯迪克奖金牌作品《寻找维尼》：

一只与记忆有关的熊

□李捷君



《寻找维尼》插图

2014年11月，我毕业后即将离开伦敦，和朋友约好一起去大名鼎鼎的伦敦动物园玩。(对我来说，伦敦的一切似乎都大名鼎鼎。)那天印象最深的是看了一池子企鹅，一院子的火烈鸟，打洞不抬头的猫鼬，闷热得要喘不过气的爬虫馆……以及一尊雕像。如果不仔细看都不会注意到，那是一只瘦弱的熊搭着旁边一位军人的双手，站立得像一个孩子。我瞅了一眼文字，惊讶地发现它竟然是维尼。

现在回想，在那个我和朋友惊讶万分的时刻，《寻找维尼(Finding Winnie)》的编辑苏珊·里奇应该刚把手稿寄给插画师苏菲·布拉考(Sophie Blackall)不久。她劝说苏菲接下这个活儿，因为书里“满是激动人心的东西可以变成画面，驻军营地的帐篷像海一样，1914年望不到头的船只启程穿越大洋，还有伦敦动物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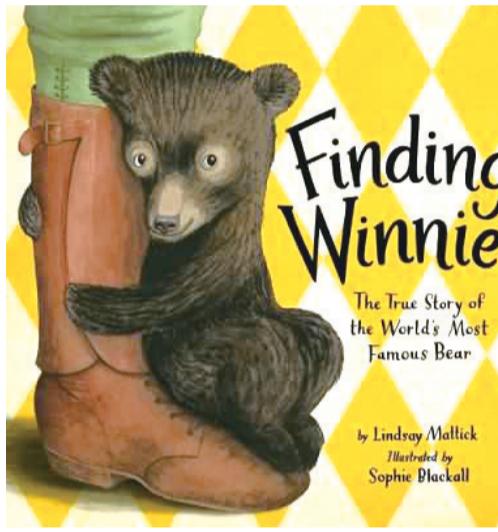
一年以后，像每一个在本年度出版了绘本作品的插画家一样，苏菲在凯迪克奖发布期间把电话放在床头。结果呢，它真的响了，《寻找维尼：世界上最著名的熊的故事》获得了2016年这个世界瞩目的绘本大奖。媒体立刻炸开了，不过苏菲的荣誉只是配角，所有人都在惊呼：天哪，小熊维尼竟然来自加拿大！迪斯尼的维尼是棕色的，而真实的维尼是只黑熊！还有，它其实是个姑娘！

事情是这样的。100多年前，加拿大的一位兽医哈里·科莱伯恩加入一战，千里迢迢地奔赴英格兰。火车在一个叫白河的地方停靠了一会儿，哈里决定下去活动活动，发现站台上竟有一只小熊，当然还有拴着它的猎人。他反复思量，决定用20块买下那只熊，并带它去前线。为了纪念自己的家乡，他叫它Winnipeg，简称Winnie，即维尼。维尼是只不一般的熊，很受哈里的战友们欢迎。1914年，“30艘船同时出发，带着36000个人，7500匹马……还有一只叫维尼的熊”穿越了大西洋。可是，哈里需要继续去法国参战，为了维尼的安宁，他把它送到伦敦动

物园寄养，1919年正式让它在那里安了家。就这样，一只黑熊也把它的悲欢离合汇入了一战众多匪夷所思的秘史。

所幸，维尼在伦敦有了新的奇遇。A.A.米恩带着儿子克里斯托弗·罗宾来了。由于维尼与人亲近，孩子们可以与它近距离地游戏。也许当时米恩就戴着绅士帽，叼着烟斗远远地看着儿子与维尼。不知道哪一天，一只“脑子小小，听不懂长句子”的小熊就从那只黑熊身上走了下来，而米恩写下了它的故事，使之成为世上最著名的形象之一——小熊维尼。

《寻找维尼》这部作品的文字作者林德赛·玛蒂克(Lindsay Mattick)是哈里·科莱伯恩的曾孙女，这一点无疑使她有能力丰富许多历史细节。她以故事人物“我”给儿子柯里讲睡前故事为切入口，将这个真实的故事转述出来，使它格外有历史感。这一讲述方式也使维尼与哈里、维尼与罗宾两段故事自然地相接，避免涉及其中时间上的断档，以及随之而来不得已的、随意的猜测。作品一开头，摆在柯里床头的家族相册，也在故事的末尾打开。那是真正的历史资料，有哈里年轻时英武的照片，影印出的、哈里的日记，维尼在军营中的合照……这种种对历史的尊重在



《寻找维尼》英文版封面
凯迪克奖委员会的评审罗莉·鲁宾逊看来非常重
要。

事实上，在2015年1月，即《寻找维尼》面世



《寻找维尼》文字作者 Lindsay Mattick



《寻找维尼》插图作者 Sophie Blackall

9个月前，已经有一本维尼的秘史出版，故事内容出入不大，并且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评审们理所当然要比较这两本都有资格参与评选的作品。与另一部作品相比，罗莉认为，所有的元素都在《寻找维尼》中“配合得天衣无缝，文字、图画、设计……没有任何一者可以凌驾其他。”

虽然故事有着战争的背景，但没有涉及到真正的残酷，所以苏菲的插画线条柔和，颜色清雅，以温馨感为主格调。为了画好这部作品，她还跟随哈里与维尼的足迹去了伦敦，从动物园里调出当时维尼的居住档案；她查找了大量的战争资料，仔细研究一战的士兵穿什么鞋，扛什么枪，离别的场面如何以及驶向大洋彼岸的那些战船的细节；关于封面，她画了87幅草图，直到决定取用现在呈现的那幅：维尼抱着哈里的大靴子；封面的背景她也是左斟右酌，直到从作品中柯里的床单花色上找到灵感，把它画成了菱形的黄色格子，菱形是向一部《小熊维尼》旧版书致敬，而黄色是一张一战海报的颜色。在护封勒口以及环衬，这些虽小却关系着整件作品整体性的地方，她使用了战士们背着枪的剪影。因为在迪斯尼穿着红背心的小熊维尼风靡全球之前，是E.H.谢泼德(E.H.Shepard)的插画

让它有了生命。而谢泼德设计的环衬上就是罗宾以及那些森林里的小朋友们的剪影。她如同一个古老的手工艺人般虔诚，希望自己的每一次落笔都有所隐喻，使这部作品不只是独立的，而与过去、与记忆有着丰富的联系。

这种匠心也是凯迪克奖评审们最为看重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谨慎地对比了本年度苏菲出版的另一部作品《美妙的甜点》，以确定《找到维尼》不仅整体突出，比相同内容的作品优秀，而且也是插画家的最佳作品，再最终决定把奖项颁给苏菲。

现在再讲我自己的故事。2015年8月，在苏菲获奖的前几个月，《寻找维尼》的英文版即将付印的时候，由于我当时就职的公司与英文版出版社Little Brown同属一家母公司，我就已经看到了这部作品。在冗长的目录里，它的内页图片让我心头一震。我回忆起伦敦那尊塑像，那座有着庞大的虚构居民的城市。脑袋小小的、米恩的维尼就是其中一员，在它无数孩子气却字字箴言的话语中，有这样一句抚慰离别的人：“我多幸运能拥有这些，能让分开这么难。(How lucky I am to have something that makes saying goodbye so hard.)”

访谈



张炜：“听大象旁边的人讲大象故事”

□本报记者 王 杨

◆ 儿童文学比起现在的所谓成人文学，一般来说更纯粹清澈一些。凡纯粹清澈的文学，就一定有别一种深度。

◆ 儿童文学和其他各种文学一样，不能有太多的“习气”。



大的希望可能并不在那些少年身上，而是在健康朴素的少年身上。

记 者：在《寻找鱼王》中的少年最后并没有实现拜师前所希望的“住上青堂瓦舍”、成为老族长身边红人的希望，而是全家搬到山里和老太太一起守护水根，这是一种成长；《少年与海》中的少年们在各种传奇事件中了解了信任、宽容、勇于承担，也认识了更复杂的世界，这也是一种成长。您怎样看待成长？

张 炜：成长就是经历了许多知识之后，最终回到既简单又永恒的认识上来，并且能够在生活实践中具体地贯彻这些认识。被花哨的知识领得越来越远，再也回不到地面的人，往往是有害于生活的。

比如正义、仁善、宽容、谦逊、勇敢、自律、整洁、诚实，这一类品质，不能随着博学和经多见广而丢弃，相反是要一生信守的。不然就是学坏。

让人在知识的现实的诸多经历中，进一步回到简单而永恒的认识上来，就是一个健康人的成

长轨迹。其实这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成长轨迹。有时社会败坏了，观察一下，无非是让各种时髦的理念、本能的欲望说辞领向了遥远的邪路，以至于再也不能回返了。

成长和败坏，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都是一样的道理。把败坏当成了成长，这种事情随时都会发生。

记 者：您希望小读者在这些妖怪或动物传说以及传奇人物故事中得到怎样的阅读体验，或有哪些阅读收获？

张 炜：那是一些原生的自然界中产生的东西，它们和大自然结成了一体。即便是最为传奇的故事，只要真正源于民间和自然，往往都是健康的，它们是大自然这个母体上的一部分。

凭空编造的故事会给人多余感，是肌体上的赘疣。现代人类生活受到化学合成物的污染太多，往往生满了累赘，需要用最淳朴的自然之水去洗掉它。

更多地回顾和描述山川大地，既是一种必须，也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某些现代奇技淫巧，总是搅得人心乱。我所说的《钓客清话》一类，是至美之书，它使人安静，能使人回到未受污染的过去。这种阅读会启发我们，让我们产生出一个理想：怎样保护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

从少年时代开始树立这样一个理想，是十分重要的。

记 者：《少年与海》与《寻找鱼王》的故事都有很强的传奇性，但我注意到，您在《少年与海》的开篇提到“那些老实本分、口齿不清甚至颇有几分拙讷的讲述，却让我极为重视”，这二者矛盾吗？为什么您会在讲述传奇故事时如此重视“拙讷”的表达呢？

张 炜：它们之所以显得有“传奇”性，就因为那一切已经离我们的现实有些遥远了。如果能再近一些，就不会觉得它有多么“传奇”了。比如生活在有许多大象的地方，见了大象就不觉得是“传奇”，而如果在现代城市或郊区出现了一只散步的大象，就一定会觉得“传奇”来了。

要听到真实的、以平常心讲出的所谓“传

奇”，就需要找到和大象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们见的大象多了，也就不会以耸人听闻的口吻讲述大象的故事，所以就更可靠一些。这就是我重视那些“老实本分”的人”的原因了。

我不想听那些没见过大象的人编造大象的故事，而是要听和大象生活在一起的人讲讲大象。

比如写《寻找鱼王》，我自己少年时期就是这方面的“渔人”，也就是说，我就等于是和大象生活在一起的人了。仅有这些还不够，我还有许多鱼人朋友，特别是有一个真正的“渔王”朋友。他逮到了特别好的鱼竟不舍得自己吃，三番五次捎信让我去一起吃。

我写《少年与海》和《半岛哈里哈气》，是因为我自己也曾是那些少年中的一个。

记 者：您在创作儿童文学时，更偏爱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讲述？

张 炜：我觉得写出来的话要好懂，要简单一些。儿童文学和其他各种文学一样，不能有太多的“习气”。“习气”总是不好的东西，也总是有害于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一方面干一种专业久了，专业技能会强大起来，知道很多业内智慧和诀窍，另一方面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带出一些“习气”。各种“习气”都是有害的，都会伤害专业品质，使自己走向反面。

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是“习气”最少的，起码是没有故意放大的天真。我有一次看儿童戏的排演，见到一位导演让一个小孩子伸出两根食指，顶着太阳穴左右晃动，就很不舒服。导演本想让孩子更天真一些，可是他忘了，这孩子本来就很天真了，再这样不停地晃动就显得多此一举了。我不想让孩子伸出那根食指顶住太阳穴晃动，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发现当代一些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很自然的。让本来就很天真的孩子装得更天真，以博得大人的好感，调动他们的猎奇心，其实是拙劣的。

不仅是语言，还有结构，都要自然天成。所谓“现代主义”的文学写作中，其中某些高妙自然的还算好一点，另有一些奇怪的结构、奇怪的讲故事的方法，其实是很别扭的，不过是一种“习气”，是壮夫不为的东西。儿童文学大概最忌讳的就是这些。

记 者：有人说，儿童文学是有深意的，在您看来，儿童文学的深意何在？您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具有哪些品质？

张 炜：儿童文学的深意，可能即在于它更靠近诗意，更贴近生命的原色。童心无限深邃，这里就指生命深处的质地。被后天改变了许多的生命，虽然也发生在这个生命中，但毕竟不是原来

了。写出原来的生，写出本质，这当然是最有深意的。

一些最爱儿童的人，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儿童工作者，往往很是可爱，就因为他们长期被童心带领，走到了最好的生命之境中。如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不是这样，那就是不正常的了。

记 者：您之前的写作多涉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的探讨和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是否有某种机缘巧合，促使您这几年陆续创作出《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和《寻找鱼王》这几部儿童文学作品，这几部少年故事与您之前的写作有怎样的关系？

张 炜：儿童文学比起现在的所谓成人文学，一般来说更纯粹清澈一些。凡纯粹清澈的文学，就一定有别一种深度。知识分子在文学上的责任感以及精神立场，与这种追求或者要相互连接。从文学和少年两个方面看，写作者都有许多事情要做，并且会尽心尽力。

其实我一直在写类似的故事，从1973年算起，大约写了有一二百多万字，由于少年故事格外难写，所以自己有的写作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很平庸，没有引起读者的多大兴趣。我创作之初写这些少年故事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这是个个人的文学之源。

以前读海明威谈美国文学的一段话，大意是美国当代文学的源头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由于他个人喜爱的缘故，这样说可能显得夸张了一点，但内在的意思也能会意。他大概是在源流于民间的淳朴、少年的纯洁，那种不可伪造的原生力，对整个美国文学的生长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在我的认识中，真正的儿童文学是文学的核心，是最有可能成为当代文学源头的部分。我一直想让自己的写作从源头出发，并且永远不离这个源头。

记 者：这几部作品的故事都以深山、树林或大海为背景，写得都是生活在小村小镇或深山老林的孩子，却少见现代文明的影子。其实在您其他作品中，也经常写到海边的风土人情，写到“野地”，您为何会对发生在山林大海的故事情有